



台州人的茶马古道

□ 赵佩蓉

从浙江台州护龙寺左侧的石拱桥上去,我开始徒步南黄古道。山野、林木、人流,一个尽可能广阔的疆域在我的面前徐徐展开。正是朔风渐厉、夜霜潜入的时节,沿途的树木绚丽而壮阔。路口的古樟逾百年而不衰,高大挺拔,须得抬头仰视。树干粗壮龟裂,须得数人合抱。树冠广展,如浓云泼洒,如巨幡张挂。墨绿色的叶子一片挤一片,像千军万马拥聚,几乎盖住了枝条。冬日的薄阳射下几缕明亮的光线,银杏仿佛涂抹了金箔,满树明亮的娇黄,透露出慈柔宁静的气息,让我产生如在梦寐的恍惚。

愈往山里走,树的品种愈丰富。零星几棵黄栌,像是隐士现身江湖。苍黑色瘦瘠的枝干,向上擎着简洁的线条。枝梢上悬着三两片残叶,似是淡墨渲染的宋人古画。很大一片马尾松林。松树躯干挺直,已经暴露出不可逆逝的枯瘦。不再是尖利的武装,每一根松针都显得蓬松柔软。曾经紧实的青绿色松果层层分散,成为硕大的棕黑色松塔,散落在地上。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,舒爽的气息时时提醒我:此刻,我与脚下的古道、眼下的季节,血脉相连。

一条宽逾两米的幽幽山径,凝重地躺在大山里。每一块山石各自独立,又被泥土、蓬草粘连。这些石块,匍匐在岁月的烟尘里,倾听鸟鸣和虫吟,收集来去匆匆的步履,早已磨蚀掉最初分明的棱角,以古朴结实成就沧桑美。

探访古道,就是这样走近,追忆过往。南黄古道位于天台、临海交界

处,全长约12公里。它源于北宋初年,兴于宋代,盛于明清,被称为“台州人的茶马古道”。千百年来,不知有多少贩夫走卒、富商巨贾,朝夕奔波,在山与海之间架构一条通道,源源不断地实现食盐、茶叶、瓷器、丝绸等商品流通。这条古道上,也曾飘过儒生的青衿和襦衫。郑广文曾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。处江湖之远,树冠广展,如浓云泼洒,如巨幡张挂。墨绿色的叶子一片挤一片,像千军万马拥聚,几乎盖住了枝条。冬日的薄阳射下几缕明亮的光线,银杏仿佛涂抹了金箔,满树明亮的娇黄,透露出慈柔宁静的气息,让我产生如在梦寐的恍惚。

愈往山里走,树的品种愈丰富。零星几棵黄栌,像是隐士现身江湖。苍黑色瘦瘠的枝干,向上擎着简洁的线条。枝梢上悬着三两片残叶,似是淡墨渲染的宋人古画。很大一片马尾松林。松树躯干挺直,已经暴露出不可逆逝的枯瘦。不再是尖利的武装,每一根松针都显得蓬松柔软。曾经紧实的青绿色松果层层分散,成为硕大的棕黑色松塔,散落在地上。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,舒爽的气息时时提醒我:此刻,我与脚下的古道、眼下的季节,血脉相连。

一条宽逾两米的幽幽山径,凝重地躺在大山里。每一块山石各自独立,又被泥土、蓬草粘连。这些石块,匍匐在岁月的烟尘里,倾听鸟鸣和虫吟,收集来去匆匆的步履,早已磨蚀掉最初分明的棱角,以古朴结实成就沧桑美。

探访古道,就是这样走近,追忆过往。南黄古道位于天台、临海交界

南黄古道焕发出别样风采。每年11月底开始的一个月内,古道丹枫争艳,长三角一带的徒步队伍络绎不绝。

从望海尖分叉路往右拐,枫树最集中。山之姿态,得枫而妍。植物在衰亡之前,一般会暴露败象。但是,枫树在山野中突兀,呈现的是生命的高贵与尊严。厚厚的树皮、黝黑的树瘤、层叠的褶皱,讲述着岁月的漫长。一株株古枫撑起繁密的枝叶,有波澜壮阔的声势,隐约有“飒飒”声如涛。无数红黄叶子被长长的叶柄托举,闪耀着金红色的光芒,像节日的焰火在升腾。有不少枫叶卷着叶缘,摇摇晃晃地飘下,如蝶影坠落。它们似不甘心,随一阵风、一阵脚步飞起来,偏在不远处又掉下来,打着旋。那是生命深长的咏叹。路过的人不忍踩踏,拾起一两片,捏在手里把玩。

北宋画家郭熙说:“山以水为血脉。”倘若没有水流,大山就会显得生硬。从分叉路往右拐,远远听到水声轰响不绝。南黄古道上的漂流,是缝合山与山的粗线,是高山上游小的源起,集沿途细流,从山顶穿泻于石罅之间。乱石参差,水流被阻。它激愤,它咆哮。它拼尽全力组织冲锋,终成一挂飞瀑高悬。秋冬之时,寒寒洞肃。龙穿瀑很难造就自身的大气磅礴,竟是素绢一轴,靠着崖壁,楚楚有致。水流或伏石而出,遇到树木,纠缠推搡,以至杂树裸露根须,或跌石而下,向地下岩层渗透,化作潜流,滋润肾蕨一丛丛地茂盛。涌泉瀑疾徐不一,顿挫有韵。待水流在谷

底探成一泓清潭,几乎看不到波纹的皴染,却似明亮的镜片,可以映照青黑色的山石和曲折的山背线交错重叠的立体影像。斜阳打下来,红枫林宛若潜在潭底的一幅画。

走完古道,回到前杨村路口,不由自主地在南山秋野集市停下脚步。依村道排开的小摊,兜售的是农家特产和各式小吃。霉干菜和笋干,是春末晒的,色泽深浓,带着舒缓而沉静的暮春阳光气息。当季园蔬中,白萝卜水灵灵地胖,红萝卜是清瘦少年的模样。乌皮菜,茎秆矮,叶片宽且厚,打着细碎的褶。问了价格,都是几块零钱可以打发的低。我正犹豫,卖菜的老太太开口了:“山里的菜,放心吃。经霜的菜,鲜甜。”老太太眼角结了细密的皱纹,褶皱藏着暖意:“用猪油炒,老实特别好吃。”

我在各色口音中来来去去,被热血沸腾的人气感染着。一口大铁锅,灶膛里柴火哔哔剥剥,粗豆面在牛骨汤中翻滚至浓醇,几个笋片浮漾,发出奇异的香气。5元钱端一碗,“哧溜溜”地喝。体内有热气漫过,舒坦从胃部直抵脚底。尚不解馋,再添一块温热的麻糍。现场在加工。这种家庭摊,一般男人负责挥动石杵,女人不停地在石臼翻动粉团。越捣越韧,添了艾叶的麻糍出落得青翠动人。在案板上,擀成厘米左右的麻糍皮,切一块,往中间塞馅,再揉成圆饼模样。馅料丰富,豆沙馅、红糖芝麻馅、霉干菜馅,随各自喜欢。咬一口,典型的台州“糯叽叽”,就像此次古道之旅,回味悠长。

官鹅之恋

□ 施崇伟

官鹅沟是甘肃宕昌著名的风景区。我是在到达宕昌后,才了解到“官鹅沟”名字的来历。

宕昌小城,一条小河划出经纬。滨江路上,夕阳洒满花园,市民漫步休闲。我信步来到民生路美食街,街口牌坊下,是一座水景雕塑,清波荡漾起一段“官鹅之恋”传说。相传很久以前,氏族王子官珠和羌族公主鹅嫚为了两个民族的团结和睦,曾在官鹅沟用生命演绎了一场凄美壮烈的爱情故事。因此,官鹅沟也被称为“中国爱情谷”。

原来,官鹅沟由官珠沟、鹅嫚沟等组成。那就先去官珠沟,看看“王子”吧。

出行多年,养成了节俭的习惯,进入景区,只要不赶时间,体力尚能支撑,尽量用徒步。所谓节俭,并非为了省观光车费,而是怕乘车而行,一掠而过,错过了沿途风景。其实是一种贪心,车马劳顿千里迢迢而来,巴不得多看看河山多闻闻花香。

我和老伴避开了涌向观光车的人群,走上了山环水绕的步行道。木栈道清清爽爽,脚踏上去能感觉到微微的弹性。道旁清澈的小溪,像唱着歌的向导。密林之中,不时跳出一团小花,树上的果子调皮地碰触额头,还有鸟啼、虫鸣,和溪流一道嘻嘻哈哈。

有人说:水是官鹅沟童年的谣曲。听,前方传来清脆的哗哗声。一抹清流从天而降,仿若从巨龙口中喷出的琼浆,故名“龙涎瀑”。

这样的歌谣一曲连着一曲。盘龙峡两侧岩壁直插云霄,伸手就能摸到飞珠溅玉的温润清凉;五瀑峡中飞瀑流云,犹如步入天使居住的童话世界;九叠瀑数挂瀑布自崖顶飘洒而下,如纱似雾,仪态万千;虎口瀑虽无老虎身影,但水线撞击山岩,发出巨响,如猛兽长啸……

一道道瀑布相继而出,或激情、或柔美,有的峰高水急,一泻而下;

有的从半山崖溢出,如丝如缕,缠绵悱恻。轻柔的水雾润泽树木草叶,山崖上的绿色格外亮丽。

最壮观的,当数官鹅天瀑。远远地,就听到了隆隆的咆哮。急步转过峡谷,蓝天之下豁然开朗,一道银练悬垂山口,从薄云里钻出的阳光映照出绚丽的彩虹。游客纷纷拍照打卡,我也向它靠近。水从天上飞来,从石上溅起,我仿佛站在狂风暴雨之中,头发湿了,衣衫湿了,圣洁之水似要把我融化。

观赏半天“官珠”,腿已走软。老伴要打退堂鼓,可我哪舍得美丽的“鹅嫚”。转站来到鹅嫚沟,改步行为坐车。坐在观光车上,向着鹅嫚沟深处前行,对面的山水像是动感画幅缓缓拉开。翠绿而平缓的溪流更像一泊静湖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透过沿路的杨柳、松树、桦树,可以看到树杈间镶着金边的云朵漫游而来。一只猎鹰在高空盘旋,目光越过绿林、灰岩,俯瞰着苍莽大山。在那里,有各种树木、花草、药材,运气好,还能看到林中出没的松鼠、野兔、山鸡。

车子进入大山深处,开始缓缓爬坡。随着海拔逐渐升高,溪涧越来越狭窄,水流撞击黄色岩石发出的声音盖过了汽车的轰鸣,蓝天离得更近,白云就像在窗外飘浮,清新的空气中夹杂着林木、花草的清香。

车子停在林中的一块平地,旁边是一棵千年红豆杉。古树个子不高,主干直径有一米多,已经空了好大一个洞,但还是枝叶茂盛,披红挂彩,见证着这里千百年来发生的一切。

阳光荡漾而来,桦树、松树投下斑驳的影子,像是给伸向林中的碎石小路绘上了花纹。我沿路而行,望向前方,不见一个人影,安静得仿佛我就是全世界。

忽闻茂密林中来动静。嗒嗒嗒,像巨蟒在落叶中爬行卷起的声音。背心有些发凉。老伴比我泰然

多了,打趣地说:“是不是遇到鹅嫚姑娘了哟?”

嗒嗒嗒,声音停歇了。一个可能比我年岁还大的男子从长满草的坡地上站起来,扑打着一身的尘土和乱草。他的身边,一大捆干树叶用一根麻绳捆绑得紧紧。

李大哥确实比我年长。浅浅的发根像染过一层薄霜,连眉毛也显花白。我以为他是村子里的农民,其实他来自河南,退休前在林业部门工作。他来此旅游,爱上这里,于是租住了村民的房子,留了下来,每天在林子里转悠,看花,种树,拾柴,一辈子的林业情怀,老了,也离不了水木清华。

“官鹅之恋”只是一个传说,而李大哥的大自然之恋,让我深深感慨。



官鹅飞瀑 景区 供图

重返网师园

□ 张凌云

初访网师园,是在20多年前了。还是工作后不久,去苏州看一位读研的同学。时已久远,所以印象不深,唯一值得提念的是,那是我去过的第一家苏州园林。

再次造访网师园,虽逢节日,人却不多,天是淡淡的阴,带点轻寒。这种感觉好,得以从容安静,细细地品味苏州园林,包括整个苏州的味道。

我一直在寻觅属于苏州的独特味道。韦庄曾言:“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”江南,某种意义上的终极代表是苏州。但苏州到底好在哪里,仅仅是“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”的意境吗?还是“炉边人似月,皓腕凝霜雪”的温婉?显然非也。

余秋雨形容“白发苏州”,说的是2500年的建城史和文化中心史,使苏州如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阅尽了人世沧桑,骨子里透着一种淡定和韧性。这种感觉,在我重游网师园的过程中,一一得到印证。

网师园不大。几进院落,一汪水池,间以假山小桥、亭阁树花,典型的中国式造园手法,仅此而已。若论气势,比诸拙政园、留园稍有逊色;若论名气,可能又不如狮子林和沧浪亭。这便正好,因为它可以讲述一个典型的苏州。

刚入园,左边的小山丛桂轩顿时吸引住眼光。前倚黄石碧湖,楼轩如一条小船静静泊在时光的海里。虽然离上次踏足已隔多年,它却一下唤醒了 I 失落 的记忆。它小巧玲珑,却能管窥堂奥,苏州园林之妙,大概如此。绕湖徐行,移步换景,整个网师园的精华在视野里反复显现,几株蜡梅迎风怒放,给有些萧瑟的画图平添了几分生趣。曲廊萦回,翘檐白壁,或驻足凝望、或扶栏遐思,与秦观“晓阴无赖似穷秋”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的意蕴竟有几分神似。虽然现在已是下午,而且时令上也非秋日。

苏州园林,或者苏州的味道,正在于它能消解时节和气候的缝隙,透着一成不变的娴静气息和从容姿态,从你面前的每个角落恣意飘逸。如果以画作比,

苏州不是重彩的油画,而如淡淡的水墨,只需寥寥数笔,勾勒出少许楼阁山水,更多的却是留白,留给人更多的沉思和体悟。这种白,反映的是苏州素净的底色,并不需要浓妆艳抹的雕饰,也不需要蓝天骄阳的映衬,我愿意将其叫作苏州白,云淡气清,或轻烟薄雾的氛围里,一个清清落落的形象便立在眼前了。

这是一种人生后花园的感觉。光是月到风来亭、濯缨水阁、辍秀楼、梯云室、涵碧泉这些名字,就足以让人回味无穷。那些程式化的匠心设计都不重要了,在这时候,宁可粗线条一些,不去细细揣摩建筑的架构色彩、室内的布局装饰,以及墙上立柱的楹联,只需将所见所想的一切简化成苏州园林四个字,简化成属于苏州的个性味道,就已经够了。

这种味道的最佳标本是看松读画轩。湖畔,立有长逾百年的高大松柏数株。墙上,挂有张大千兄弟寓居所作的字画数幅。我不知道此楼的命名来自何时,但当目光翻越窗户,掠过湖面,停在对面的轩阁假山时,我知道,这正是令多少文人雅士梦寐以求的感觉。“清风明月无人管,并作南楼一味凉。”于斯轩也,可以读书明志,可以挥笔作画,可以观景怡情,可以掩卷长思,古人的雅趣乐事尽在其中。从来吴中多风流名士,此等在苏州园林中甚为寻常的苑囿,恰恰诠释了江南文化的精髓所在。

苏州,或者其代表的江南魅力不仅如此。甬道院墙下开着的山茶,非但没有落寞之感,反而给人以春的讯号。不见其琴只闻其名的琴室,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。字画室里飘逸的咖啡茶香,氤氲着与别处不同的气息。就连司空见惯的卖工艺品明信片的店摊,也因主人一手工婉约的吴侬软语让人不好意思拒绝。或许,这就是苏州,一个掩映在普通的白墙黛瓦中,却只因为刻上苏州的名字就让人能一眼分辨出的地方。

重返网师园,不在于重拾旧游,而在于重新认识一个苏州。

冬月辞

□ 廉彩红

冬月,两个字好听,干脆爽利,温婉沉静。冬月两个字的组合也颇为机巧:冷冽素净,沉默寡言。月,柔婉清亮,诗意盎然,一下子就让冬的冷冽多了温情,素净多了柔软,寡言而不让人觉得遥远,有近在咫尺的亲切感。

冬月,是农历十一月的别称、雅称。为什么叫冬月?这是因为农历十一月恰恰是冬至所在月,即便赶不上,也要用“闰十一月”来补上。“冬至大如年”“冬至一阳生”,说明冬至在节气中的重要性。而冬至所在的冬月,也是一年中的重要时节。

冬月和腊月一样,位于末尾。时节 的末尾,就是要收,要敛,要藏。收起少年的意气风发、恣意昂扬,它们属于春和夏;敛起中年的喋喋不休、忙个不停,它们属于秋和浅冬;藏,沉稳,讷言,清寂,朴素,收起锋利、张狂、蓬勃、热烈。人们要把粮食果蔬藏起来,那是对自己汗水和心血的妥帖安放。它们在菜窖里,在粮缸里,满足而充盈,喜气洋洋,给人安宁、幸福。同样人也要藏,藏在厚棉衣里,藏在温暖室内。《黄帝内经》曰:“冬三时,此谓闭藏。水冰地坼,无扰乎阳。早卧晚起,必待日光。”藏冬,让繁华热闹回归简单从容,安于一隅;藏起不必要的欲望,不再争强好胜,让生活有些留白。

冬月的景色独具魅力。放眼望去,天地之间,一派清明。自然在这个时节是坦荡辽阔的,除了乡野房屋,几乎再无可遮挡视线之物,入目即见:树木卸去了厚重的妆容,清清爽爽、干脆脆挺立着,傲然孤绝。高树上鸟巢巢稳,再大的狂风也不能撼动它分毫,毕竟有大树有力的臂膀守护着呢。若是天气晴朗,阳光四射,柔和的光线细细抚触过每一寸草地、每一枝树梢,零落的树叶摇摆摆摆,仿佛是对阳光的感恩和回馈。若下了雪,更妙了,远望有白雪皑皑的山峰,近处有冰封的湖泊河流、银装素裹的草木,这一幅幅绝美高逸的画卷,让人百看不厌。大雪纷飞,天地一

色,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纯洁的童话世界。怪不得张岱想独去湖心亭看雪呢,如此苍茫的天地间,一人一舟,多么逍遥。也难怪柳宗元要独钓寒江雪了,他钓的是寂寞,是孤独,是一场冬一场雪的人生境界。

麦苗在地里伸开青嫩的小手掌,拥抱着冬风,以及飘零的寒雪。它们喜欢雪,用雪做被子,用雪温暖自己,在雪被下安睡。梦里,它们长出麦穗,长出金黄,把一冬厚雪的情意化作热烈的祝福和慰藉,慰藉那些看向它们的目光,祝福那些抚触着它们的长着老茧的手掌。树根、草根默默地向泥土深处扎下去、扎下去,让自己站得更稳,让自己被土地拥抱得更真切更有力。它们也在长,无声无息地长,在春天,在夏天,让人惊艳的那一瞬,它们心里是多么快乐呀。

冬月,人们不用再在地里日夜忙个不停,时间顿时充裕起来。得闲找点事干,于是忙着灌腊肠、熏腊肉、腌咸菜、晒干菜,赶往一场又一场大集,在拥挤的集市上听热烈又亲切的乡音,吃一吃地道的乡味小吃。人多的地方,烟火足啊。他们手脚不停,脸上笑容不退,嘴里嫌弃着:“一天比一天冷了。”“真冷啊,这鬼天气。”可他们抬头看向湛蓝纯净的天,又赞一声:“可真干净啊,风打扫的吧?”看向白茫茫的雪野,深深地呼吸:“好一场大雪啊。瑞雪兆丰年,来年又是好收成。”他们的双脚在白雪上留下深深的痕迹,风一下一下地要想扫除,可怎么能够,这扎扎实实的脚印,只有雪化了,或者再来一场雪,才会消失。不过,脚印消失了也无妨,苏轼说: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万事悠然心头过,不过浮云杳然去。

冬月,在它清寂空茫的外表下,是热烈而激荡的心。它用藏敛的姿态,养护着万物生灵。它用灰黑白为主色调,创作出一幅幅水墨画,素朴简单,韵味悠长,让人觅得一份超脱与宁静。度化人心,是为大仁。

